

关键词:家有考生

60分老爸

□于立极

临近高考不到3个月了,女儿的情绪变得有些复杂。女儿胃口一直很好,从来不会挑食,又缺乏运动,结果这几年就像吹气般胖起来。她妈念叨了几句她太胖,高考后要减肥了,她就冲进屋里掉眼泪。

“还班长呢,几句话就哭啦?让你同学知道该笑话你了!”我向屋里喊。

屋内没有应答。

有人说,你在医科大学工作多年,又在写青少年心理咨询小说,肯定对自己孩子心理把握得特别好。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镰刀削了自己的把,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对自己孩子的心理调整,那是格外的难。不过难归难,我还是有自己的办法。

心理学家打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一个孩子自己爬到桌上下不来,开始哭泣,会有“三种妈妈”出现。第一种是他哭到声嘶力竭妈妈还不来,这显然是“坏妈妈”。但如果孩子一哭,妈妈就把他抱下来,那是“完美妈妈”。这种完美妈妈,她们会时刻监视着孩子,对孩子的一举一动高度控制。完美妈妈无法忍受孩子把衣服弄脏或不小摔,不允许孩子出错,不能忍受孩子的不完美。独生子女家庭里,多是这种妈妈。从深度心理学看,在完美妈妈的潜意识里,孩子的不完美会导致母亲的全能感受挫而感到焦虑。这样的妈妈的控制行为反而会导致孩子的无能甚至心理、人格障碍。

还有第三种妈妈,如果孩子哭到焦虑,但未到顶点,妈妈抱他下来,这是“60分妈妈”。60分的妈妈才是好妈妈,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进行干预,所以我自称“60分爸爸”。

高三学生的种种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从小学到高二的情绪累积。在孩子从自然人发展到社会人的过程中,要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让孩子了解社会结构,成就自己的社会角色。据我了解,目前同学关系问题是孩子成长中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我在生活中要帮助女儿解决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男生喜欢女生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欺负对方,小学时女儿就遇上过这样一个男生。家长出面显然是不合适的。根据孔老夫子“以直报怨”的理论,我传授了女儿几招“擒拿术”,对方再动手动脚的时候,女儿就把他扭倒在地,还一脚把他踢到了桌子底下。最后的结果令人忍俊不禁,那男生趴在桌子下求饶,说以后“要给她当小狗!”被男生欺负的事以后还有,每当我撸胳膊表示很愤慨的时候,女儿会说“让我自己来解决”。再以后女儿做了班长,我也就放手让她在与同学相处中锻炼自己。当初的直面问题的教育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对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夫妻间的求同存异很重要。比如,我会用心理学来疏导妻子的不正确思维,指出“溺爱不是爱,是控制”:父母用爱的名义来控制孩子,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比如一个孩子往前爬着,要去拿一个玩具,母亲立刻就帮他拿过来递给他。其实就是在潜意识里告诉孩子,你是没有能力的,你只能依靠我,你永远离不开我。长大后,孩子潜意识里会感觉自己是没能力的,永远需要依靠他人。几番争辩之后,妻子还是同意了我的看法。

接下来,我开始着手培养女儿的“理想”,一个有理想并努力去实现的孩子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生。培养什么呢?我是写作者,培养女儿写作自然是最拿手的。

那是一个春天,她和奶奶到市场买东西,看见市场里一箱染得五颜六色的毛茸茸的小鸡,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可爱极了。她缠着奶奶买了两只,一只红的,一只黄的。被染色的小鸡很难活的,可是红小鸡竟然活下来了。小鸡一天天在长大,却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有的城市已经出现“禽流感”疫情,很严重,谁家养鸡必须处理掉。鸡养出了感情,就被转移到了奶奶家。没想到的是鸡会打鸣了,竟然大白天也不停地打鸣,结果把自己暴露了。周围的邻居已经把这事儿反映给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亲自自来了趟,要求尽快把鸡“处理掉”!没办法,鸡最后被杀掉了,女儿回家看到是好看的大公鸡变成了一盘鸡肉,眼前顿时模糊起来,世上的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她把悲伤留在了日记里。我鼓励她把日记润色后投稿,让哩哩在文字里永存,也算是一种安慰和情绪的释放。女儿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从小学坚持到现在,她既是写作的训练,也是情感的自我调节。

备考中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她痴迷cosplay,很影响学习,几乎每晚她都要用妈妈的手机上网浏览。cosplay是指动漫爱好者利用一些道具、服装和饰物加上化妆来扮演自己喜爱或者客户要求形象不一的游戏人物和动漫作品人物。“90后”的女生自我意识很强,她妈批评她的时候,她最牛的回答是:“你不想过我的感受?”心理学告诉我们:孩子是不可选择的,上帝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只能接受,但孩子是可以塑造的。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气质,而不同的气质会有不同的成功。所以,我要“迂回”解决她的认知问题。

我问她,面临高考,你们班有几种类型的学生?女儿回答有四种人,第一种学习成绩好,考大学不在话下;第二种学习成绩还不错,考好大学需要努力;第三种中下,能保证自己考上就阿弥陀佛了,要付出很大努力;第四种则是觉得考大学无用,只是自暴自弃混日子。问她是哪一种人,她说是第二种。我说既然是第二种,就该集中精力学习,而不应该分散精力。人生关键处只有几步,高考是你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关口。况且很多事不急在一时,比如cosplay,完全可以在考上大学后再去认真钻研……女儿认同了我的看法,开始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

在心理学意义上,心灵的成长意味着孩子跟父母的空间距离在扯远,孩子的人格成长得越好,他们越是有能力远离高飞成就事业。但是,很多父母会混淆这两种分离,做出妨碍孩子心理成长的事。深度心理学有一个说法,叫做“温柔一推”,意思是,在成长过程中,父母要有意识“温和地把孩子从身边赶走”,以便孩子更好成长。这样孩子的特点和外在表现是:内心和谐,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地发展自己的潜能,富有创造性,独立自主,能够享受生活,有更高的现实成就。我要做的,就是实现这个理论。

最后一个问题很实际,是孩子的体重,现在还没到与孩子深谈的时候。有人认为,西方社会精英阶层很多人在身形锻炼饮食控制等方面的修行,远远强于底层阶级。这种能保持自己体重的毅力,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特质。人人都只看到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家庭教育资源、社会环境、生活品质,其实在体型的背后更是他们家庭富裕的某种自律自强的精神。我和妻子私下商量,考完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女儿学会控制体重、提升精神……

写给天国的母亲

□乔林生

到今年5月10日,母亲走了整整12年了。一个属相的轮回。

我经常做一些有关母亲的梦。总是在老家的什么地方,走着弯曲的路寻找母亲,特别着急;或是在一个黑暗破旧的屋子里,母亲蜷曲着身子躺着,我走到跟前一看,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我一下子就飞到黑糊糊的空中,头发都竖了起来……从梦中惊醒,泪已湿枕,再难以入眠。

我的母亲出生在绥德无定河边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是长女,她承担了家中繁重的劳动,上山种地,下河捞柴,推碾挑水,缝衣做饭。母亲说:“只要睁开眼睛,就没有一点歇的空儿。”有一次,村里来了唱戏的,母亲偷偷跑去看了一会儿,被凶神恶煞的外祖父发现后一顿暴打。“人说世上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母亲用这句话形容她的童年和少年。母亲的名字就叫莲。

那时候,农村的女孩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只能通过婚姻这条道路。母亲当初的意中人并不是父亲。大概是1949年秋天,骑着高头大马,挎着盒子枪的父亲在无定河边看到一个拾柴木的女孩,立即被她所吸引。他去找了村长,要娶母亲为妻。村长不敢得罪在当地当区长的父亲,巧舌如簧,外祖父一口答应了。父亲常得意地说:“你妈是我在河滩上捡的。”

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后,三天三夜没跟他们家里的人说一句话。父亲曾有过一次婚姻,因女方不生育而离婚。那年,母亲19岁,父亲28岁。

也许在一般人眼里,母亲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农村女娃,能嫁一个有权有势的“公家人”是高攀了,但母亲并不买账,和父亲斗气时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你爸这辈子不是我心里的事儿。”

跟了父亲不愁吃不愁穿,但架不住子女接二连三地出生,母亲依然过着“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劳累生活。累是累,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母亲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山西老家躲避造反派揪斗达一年之久的父亲刚刚回到县城,县革命委员会就强令他“带全家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深知山区之苦的母亲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她不停地责备父亲:“那些一般干部都待在城里不走,你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凭什么让你下去?明摆着是欺侮咱们,你为啥不跟他们理论理论?”

父亲生性刚烈,并非逆来顺受之辈,可当他面对的是一个政权、一股政治风暴的时候,除了顺从,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在那个遥远的偏僻的狭窄小沟,20年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母亲什么脏活累活都干。那山要多高有多高,那路要多陡有多陡,瘦小的母亲挑着百斤重的粪筐,如蜗牛般慢慢地往上爬行。生产队给别的妇女发工分,只给母亲记4分工,只要几天不出工,就有人说三道四,真是受累又受气。

母亲苦,但她不让孩子苦。每天鸡叫头遍,母亲便起床给要走五六里路去学的孩子做饭。多少次,我在被窝里看到炭火红红的光芒映在母亲苍白的脸上,平静而又慈祥。那时,我已懂事了,劝母亲多睡一会儿,我带点干粮就可以了,但母亲每天总是热饭热菜侍候着,生怕我营养不良。

我的母亲也做过好梦,但噩运总是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降临。

1972年的夏天,一位素来与我们家不睦的农妇瞒着母亲将一堆烂桃塞给年幼无知的小弟吃。小弟吃了烂桃便开始不停地腹泻。母亲把小弟背到公社卫生院,医院先让交住院费,母亲冒着瓢泼大雨到镇上的人家借钱,不负责任的庸医没做皮试,就给小弟打了一针青霉素,不一会儿,小弟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在病床上咽了气。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是一个善良的白胡子老伯把小弟抱到山上,埋了。当时,我也已调动工作的父亲去了100

公里外的延安。当我再次见到母亲时,她人瘦了一圈,神情极其哀伤。听说小弟去世前曾想喝一碗糖水,可家里没有一勺糖。母亲埋怨我说:“你就知道跟你爸去享福,就不知道提醒你爸给家里捎点钱!”对不起,母亲,我真的是只顾自己逃离,忘了仍在受苦的您和小弟了。至今每每想起此事,我心如刀绞,悔恨不已。

1978年枫槐飘香的时候,我们举家返城。城里的生活是母亲想要的生活,她喜欢上街,每一个商店都进去看看,有时候买点东西有时候不买;在菜市和小商贩讨价还价,提一袋副食品回家。她喜欢串门,每一个认识的不认识的新朋旧友都敢上门拜访,主要是侦察有没有长得漂亮的可给她做儿媳的女孩。正当母亲欢天喜地安排着家里的一切的时候,晴天一声霹雳:父亲被查出癌症。如果说当初与父亲的结合并不是她心之所愿,那么,母亲和父亲在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也算“把一块石头捂热了”。

父亲患病8年,母亲照顾了他8年,没见她抱怨过一句。父亲病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眼泪。我想,她既是为父亲而哭,也是为自己而哭。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就遇到这样的打击。

我走南闯北,经历过很多次离别,但父亲去世后的那次离别,仿佛要把我的心都揪下来。母亲看我心痛,刚毅地对我说:“别为家里担心,你爸在世时怎么个过法,咱今后的日子还是怎么过。”

母亲执意要送我到路上,天空落雪,地上起风,我说什么也不让她再送了。

“去吧!到了部队就写信来!”母亲嘱咐着,眼圈红了。我举步维艰,不忍再回头。生活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显然,母亲不能适应没有老伴的生活。3年后,她的身体垮了下来。她得的是脑梗塞,经过当地医院救治,能下地一瘸一拐地走走步路。

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时,我千里迢迢赶回家,将母亲接到北京进一步治疗。在海军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要过年了,我把母亲接回了自己的小家。

刚来那几天还行,慢慢地,我的日子一天一天不好过了。下班后做完饭,吃完饭,收拾完锅碗瓢勺,母亲想和儿子多说几句话,妻子要和丈夫待在一起,这边刚刚给母亲洗脸洗脚,那边妊娠反应厉害的妻子在大声呼唤。我一会儿北屋一会儿南屋来回跑,两个女人还都有意见。

没有办法,在妻子即将临产之际,我把母亲送回了老家。母亲觉得病没治好,对我不满意,时不时地说:“你的辛苦枉费了,我来时怎么个样子,回去时仍然是怎么个样子。”母亲对邻居说:“我在儿子那里待了几个月,天天就是看窗外那棵树。”

日出日落的世界处处充满不幸和凶险。1992年秋,母亲最爱的儿子、我的二哥身患癌症撒手人寰。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母亲的病情加重,再次脑梗塞,有时失语,有时失去记忆。我又一次把母亲从家乡接出来治疗。先后在西安和北京的几家医院住了八九个月。

在北京期间,婆媳矛盾依然不能调和。妻子有洁癖,总喜欢挑母亲的毛病。母亲口齿不清楚,腿脚不灵便,但心如明镜,便有意无意与她作对。我一边哄母亲,一边哄妻子,常常恨不能跳楼。

但这一次真不错,母亲在我家待了两年。我们家我掌勺,母亲的肚子没受委屈,总能吃饱吃好。

母亲,我在慢慢地回想这些事的时候,常

常眼含热泪。母亲,您还记得吗?每次我背您下楼晒太阳,您怕人笑话,总是不肯,硬是要自己走,可您摇摇晃晃走得慢,我不得不强行背起您走。因为我把您放到花园里的长椅上,还要赶去上班啊!两个小时,我又去接您,那时您脸上晒得红扑扑的,眼里满是喜悦之情。您骄傲地伏在我的背上,看见行人如同邻家女孩般咯咯笑着,特别不好意思。

他乡虽好,终非母亲的久留之地,我不得不再次送母亲返回家乡。为了安全起见,我作了一个决定:退掉父亲单位上的住房,把母亲搬到弟弟的小院里住。没想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母亲原来一个人住着,自己想吃点什么用一只手还可以做做,搬到弟弟那里,人家忙着上班,每天早上送一次饭,晚上送一次饭,早上等母亲爬起来,饭已经凉了,晚饭又太晚,母亲早饿过了头。几年下来,母亲营养不良,一天天衰弱。来北京的熟人告诉我,常常见母亲一个人拄着拐棍在路边一站老半天,问她在等谁,她摇摇头,什么也不说。我心里清楚,母亲是在等谁。

当我和我的挚友驱车千里,长途跋涉接母亲到西安住院时,她的血管里已抽不出血。这使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在北京为母亲建一个家,照顾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前前后后跑了一个月,东挪西借,我终于为母亲在西郊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阳光充足。

2000年5月2日,我在北京站迎来了母亲和从家乡请来的小姑娘梅梅。

我以为母亲从此可以不再为别人增添麻烦。我是多么地希望母亲能够在异乡的的土地上健康康地活着,没想到,仅仅两年之后,母亲便撒下深爱她的亲人去了天国,那永远不能相见的地方。

母亲是在暖气到来之前受凉引起肺炎病倒的。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情况越来越糟。我总相信母亲还能爬起来,还能自己吃饭上



毛以岗作

團結湖

袁吉雄

基

□夏烈

各种“基”——“基”的玩笑:“基督的大使!”“史上第一件‘卖腐外交’诞生了!”“中美不是夫妻吗?怎么又‘搞基’了!”……当然,也有对此类解读表示无奈和愤怒的,比如:“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寓意美好的汉字我们都不能使用了?”“能不能别闹了!挺严肃的一个事儿。”但从网络评论的比例来看,调侃、搞笑还是大溜儿,似乎可以认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的主流媒介中探讨的诸多问题在网络世界则以戏谑的狂欢得以变形的、暧昧的、草根化的阐释,这既是一种虚拟世界的许诺,也是中国目前网络言论环境的客观状况。

其实,“基”的文化由来已久。从词源讲,它直接来自英语单词“gay”,即男同性恋。该读音与粤语的“基”同音,故此被这样译用。同样是网络,对这个字及相关辞条早做下详尽的功课,在“gay”的释义中,网民这样整理文献加以表述:男同性恋是对同性产生性欲和爱情的男性(Sexually attracted t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在西方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同性恋运动不分男女,都叫做Gay Movement,换句话说,男同性恋固然叫做“Gay”,女同性恋也同样称为“Gay”。从70年代开始,Gay渐渐开始泛指男同性恋。

男同性恋的身份标识是粉红三角形,倒转的粉红三

角形是纳粹在大屠杀时期用于鉴别男同性恋囚犯的标志。这个标志后来被同性恋自豪日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用作标志,它也是除彩虹旗以外最流行的同性恋标志。

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知识系统,在指示着我这样有求知癖的人由此萌生强烈的阅读兴趣。固然在中国的医生手册里,“基友”不再被划入病态之列,但类似的现象和问题依旧很少能在传统媒介和公共社会中讨论,而相关的影视、小说、动漫等作品也属于敏感的控制领域,因此,网络承载了这功能,以曲折的方式滋生蔓延。今天来看,中国青年人群的“基”文化居然全靠网络手段得来(只有少数的依赖李银河等),并且变本加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管理和教育课程亟需反省和设计的部分。

与“基友”、“基情”相关的网络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另一些关键词包括:腐(腐女)、耽美、攻和受、酷儿、断背、BL等。有些是“基”的前身或别称——网民们还扯出中国古籍中的同类词汇“断袖”、“龙阳”、“分桃”、“余桃”、“男风”等,成为他们考据事业的一部分。虽然这在有些无聊;而另一些则是与“基”相互对待、构成审美的词,比如“腐女”、“耽美”的存在——这都需要单独做文章说明,背后实在牵涉着当今世界繁多的文艺文本和文化踪迹。

5月1日那天,我最终因基辛格那把两年前的一条说“基友”的微博找了出来:“过去说基友其实很犹豫,不是有没有基情的问题,而是对青少年是不是有不良影响。自某次答未成年少女问,给予了新的阐释,谓:基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基础的朋友’,所以我们没有基友是不可能的。自此解脱,常说常乐。所谓:世道本乱,阐释归正,王霸杂出,快乐是本。”——而事实上,年轻人多数时候以“基友”打趣,基本不是图个快乐(他们有多快乐啊),真的算不上洪水猛兽。

试说新语

这是一个大词,我轻易不敢碰;这是一个大词,我一般绕不过;这是一个大词,它有前身又有今世;这是一个大词,它近来有故事。

关于最后一句,情况是这样的。

2014年4月30日,网上流传着一则新闻: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新标识启用仪式上,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向基辛格博士赠送他所书写的汉字“基”。崔天凯说,“基”字在中文中有“基础”、“基本”、“重要”等很多含义,“我认为这些含义用在基辛格博士身上非常合适”。

——毫无违和的信息,是一桩值得庆贺的中美关系新动态。主人公之一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德高望重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先生。根据他姓名中译后的“基”字,崔大使书写了这个汉字相赠,寓意基辛格及其姓氏命名的美中关系研究所可以在两国外交关系中起到“基础”、“基本”、“重要”的作用。

但这无意中撞上了“基”字在网络世界的主流含义。我们可以这样说,网络世界拥有一个新词库,它是网民共同构建和流变、固定的某种话语权、流行风。虽然网民也是使用汉字及通用语法的国民,但虚拟的互联网重新给生活中的三六九等“赋权”,使一切现实的级差、身份在此得以抹平,一种平等的想象和逐渐形成的网络权力是当代文化最有趣也最变化多端的现场。字、词所携带的特殊文化基因,尤其是青年亚文化内流,正是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拥有受众、深入人心、连通国际,不介入和研究这个现场,肯定只能在外国的传统媒介里捡拾牙慧。

所以,“基”字到了网络就优先那里的第一含义。

广大网民都认为,“基”首先是“基友”、“基情”的“基”,因此,他们开始有趣地不分上下地无理而妙地开起